

《秦鬟楼谈录》 清 佚名

我国东南各省，与欧洲各国通商，自粤始。其奏许通洋舶，立十三行，便中外人贸易者，则在康熙中。其时，两广总督为吾乡吴留村兴祚。然吴督粤之先，有所谓石濂和尚者，已私与洋舶通贸易，则粤之通商，石濂实启之。石濂名大汕，本苏人，徐氏子。幼无行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。沈以画名于时，石濂亦师其技，龚芝麓鼎孳一见大激赏之，弃沈而从龚，言者仍谓以色事也。后流转入粤，自称浪觉师，居粤西门外长寿院。不剃发，不诵经，室中亦不置钟、磬、瓶、钵之属，见者初不知其为僧。顾好大言，专结纳。又尝至安南，走交趾以祈雨，立验。眩其国人，多辇金助之，黄金巨万。而长寿院落成，穷极土木，结构壮丽，梁上大书“越国建造”字，盖以韵安南人也。而所行益不检，明僮妖倡，曰相征逐，权要多惑之，置不过问。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，有二术：一以多金，一以擅于作男女淫之画也。既乃阴与外舶通，遣其徒众，运售货于海外，连樯载捆。虽有知者，莫敢谁何。久之，势益张，名闻京师，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矣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，寺僧咸不敢与之讼。盖官府皆奔走仰息于其门下，讼亦不得按狱也。

石濂为人，椎鄙不解文字，既富盛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。于是复与名士游，窃其所作，攘为已有。有不得者，则饵以金。无何，刻《离六堂集》，无耻文士争为揄扬，谓唐之贯休、齐己，宋之参寥、密殊复见于今矣。石濂又自念既名为僧，必当通梵语，讲禅说。乃倩人箸一书，言《五灯会元》之误。而一时文士，亦乐为代笔，冀酬金之丰于鬻文也。当时，粤中名流如屈翁大均，梁药亭佩兰，皆与石濂交，故《离六堂》之诗，多以翁山之诗窜入。翁山与石濂相失，致书诘其偷诗，又作《花怪篇》丑诋之。《花怪》一篇，旧刻翁山文，尚载之。石濂亦恚甚，挟翁山军中草之诗，谓语有违碍，将据以出首。翁山怒，始与绝交。不数载而石濂败，其所以发伏而构成之者，潘稼堂来也。

初潘通籍后，已耳石濂名，亦如时人之倾慕也，晚岁游粤，以其好附名士往拜之。潘素有才名，意石濂必重视之也，乃相见殊落落，又不以时答谒，潘怫然以书斥石濂，崛强不相下。潘遂举石濂少时之无行，及私通洋舶，与一切交通隐秘事。又摘所刻《五灯会元》正误内之悖谬语，作《救狂砭语》一卷，刻而传播。又两次致书，以辱石濂。其复书，则诋潘刻书之举，在恐吓索诈，仍抗不之礼。潘卒无如之何，寻去粤。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，潘将其书付吴，又面数石濂之过恶。吴纳其言，至粤甫莅官，即亲诣长寿院，逮治石濂。院中犯禁之物山积，而域外珍异之货尤夥，优伎列屋而居，皆以院为窟穴，均籍没焉。吴将置石濂于重典，而营驹贿众，乃轻减其罪，递解系吴下狱，终其身。

清乾隆中，又有和尚太守、法和尚二事。和尚太守舒铁云，位曾为诗，见《瓶水斋集》，然不知其本事，诵其诗亦懵然也。盖王树勋者，江都人，父某，曾以微职官京师。久习举业，略通书史，屡试不得第，乃入广慧寺为僧，名明心。性黠而习诈伪，遂剽窃浮屠家言，创直通圆觉之说，以号于世。又假扶乩医卜诸术，用以惑人。时复于广庭大众，扬人之一二阴私，秘以相告。佣奴利其金，故乐为之用也。其时有名翰林蒋某、庞某，皆事之以弟子礼，其余达官显宦列门下者无算，虽高安朱文正公轼，一时称为正人，亦折节与之交。以缁衣周旋公卿间，挟气干事，炙手之热可知矣。和卜初进用，虑树勋不利于己，以它事中之下狱。树勋以重金赂刑部官吉伦，议罪得从末减，仅勒令蓄发还俗而已。树勋既不能再居京师，流落江湖间。值川楚教匪之役，松筠督师于武昌，松素喜佛法，树勋遂走谒之。既相见，树勋语多中意指，松乃命易服为道士装，留军中。会有某寨踞险以守，闻松率大军至，将命树勋乘间往说，使受抚，引为己功，松遂奖以官。然犹惧前狱之未竟也，领虚职而已。逾数年，狱事渐寝，树勋亦以积功官知府，补襄阳。清制：知府补官须引见，树勋始再入京师，虽旧知者，不知其即广慧寺僧也。而树勋仍纵恣，自言通于医，裘马赫奕，曰驱车于权要之门。刑部尚书金某，有子病剧，延树勋往治。金本贪娼，树勋廉知其事，又出其故技以祸福相怵。金骇然，至长跪请命。其事既闻于外，树勋复大言以实之，都市之间，哗传以为笑谈。石御史承藻乃奏劾之，连前狱讯之得矣，因递职遣戍黑龙江。金以先死得免罪，其他因案牵涉者，黜降有差。前所谓弟子，如翰林蒋某辈，皆在其列也。法和尚事已见《野史》四编《杌近志》中，兹不赘述。

近人著《积弱溯源论》云：“我国之所以积弱，实滥觞于清乾隆之晚季，其说至可信。吾则谓宜尸其咎者，莫如和卜。盖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，迄嘉庆初元，政治之柄惟卜一人操持之，卜事世多能言者，吾掇拾丛残，亦有可纪，今录之。

和卜字致斋，钮钴禄氏，为正红旗满洲人，于乾隆四十一年响用之。初入正黄旗，及得罪，仍隶正红旗焉。父长保官福建副都统，卜以其高祖尼牙哈那巴图鲁有轻车都尉世职，于乾隆卅四年得承袭。清制：轻车都尉可挑入侍卫，然卜于供职数年后始授此职也。家贫而行不洁，同列多轻之。至四十年之冬，补入乾清门侍卫，初仅随扈从供奔走而已。一曰，清高宗因事有触，忽慨然曰：“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欤？”卜时正侧，遽对曰：“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”同时皆骇然，疑卜必得罪。高宗独怡颜询其家族仕履，不数日擢御前侍卫矣。继授以正蓝旗满洲副都统。四十一年正月迁户部右侍郎，三月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四月，授总管内务府，盖去官侍卫止数月也。迨四十

七年，则以吏部尚书，兼管户部，并任协办大学士。以平回功，封一等男。旋于五十三年封三等忠襄伯。嘉庆初晋公爵。其时议正用兵，所有规画，卜无不与，权势赫赫，诚所谓炙手可热矣。虽高宗自为太上皇，使睿宗即政，卜怙宠黷，权仍自若也。

嘉庆四年正月三日，高宗崩，不五日睿宗赐卜死。宣布其罪状，有大罪二十，《东华录》载其事，人咸知之。当时所籍没之财产器物，卜异为数不赀，有人曾簿列其数，以视《天水冰山录》殆有过焉。

先是，卜在军机时，虑人举发其过恶，定制：凡有奏折，令其副本关会军机处，又令各部，将老年平庸之司员，保送御史，俾其缄默不言，免于纠劾。至卜得罪后，始将前二例革除，且令嗣后保送御史，年无得六十五岁以上者。吾闻之，卜躯干如中人，面白皙而事修饰，行止轻儇，不矜威仪，言语便给，喜诙谐，故高宗畜之如弄儿，虽在宫闈不加以拘束。其所以骤跻显要者，因由于应对合高宗旨。然性敏，过目辄能记诵，每有所言，能悉举其事之本末，故终高宗之世，倚用不稍替也。至睿宗即位，首除卜者，盖由于积忿。当卜出入宫中时，伺高宗喜怒所言必听，虽诸皇子亦惮畏之。卜益骄纵，尝晚出，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，且行且语曰：“今日上震怒某阿哥，当杖几十。”（清宫中制，皇子皆称阿哥）睿宗为皇子，必屡受其侮辱，故在谅暗中即愤，而出此不能再容忍矣。

又闻阳湖陆炜老言，其乡庄仲求先生，曾见杭州高氏家谱，纪其先辈某，有以孝廉而官知县于秦中者，奉台檄转饷至西疆，中道遇盗，尽失之。其时军事方急，库饷失机，当大辟。某乃诣失事地方，某县令许相向而哭。某县令乃语某曰：“事急矣，若不得京师贵人为斡旋，吾属均当诣狱。若为孝廉居京师久，或有可为谋者。”某应之曰：“吾所识无贵人，某居京师，止任八旗官学教习一年，其时为某岁，距今亦远矣。”某县令跃起曰：“子何不早言？此事必得解。以年计之，子任官学教习时，今当国之和卜岂不曾执弟子礼耶？子盍走京师以此商之？事必得解。”某良久复言曰：“事诚然，但卜以废学吾尝扑责之？今往求其贷死，岂可倚耶？”然终无他策，不得已，从其言。入都走谒卜门，以三百金赂阍者，阍者曰：“此大奇，汝速归所居，不可出诣人，得间吾再朝汝来一面吾主人也。”某归越数日，不得消息。忽一夜，阍者使人趣某至卜宅。既至，阍者曰：“今日汝事或有济，然当从吾言。”乃令入旁舍以待。天将拂晓，阍者使来曰：“起，起，？=，默不可声。”时庭院昏暗，阍者导之历数重门，入一院，曰：“汝静立暗中，吾诏汝如何？”某卜惧不知所择，惟屏僵立以待。既而闻室中隐隐有卜履，少顷，闻钩帘，呼命烛，则庭院通明矣。某窥见庭中有丈夫踞炕坐，俯首正盥漱，阍者乃掖某匍伏于阶下。久之

，丈夫举首见某曰：“噫，若何人乃造此？”阍者趋白曰：“某于某岁曾任官学教习者，今以事来谒。”丈夫曰：“此吾师也，乌得如是？”即离座揖而登庭，命出茗以饷，作别后相慰劳语。且曰：“吾即入朝，若有事可直言之。”某具白以前事，丈夫俯首略思，所属一如阍者初相见语。既又曰：“容徐图之。”某遂踉跄从阍者出，始忆庭中所见丈夫即卜也。后此不敢诣卜门，旁皇僧舍。逾旬曰，阍者来见某，一见即半跪作贺语，于袖中出束纸示某，则西疆核收某所解饷之批回。复半跪相贺，云：“已迁秩。”再出一纸示某，则某以解饷劳绩，得改官府知府之公文书。某惊喜过望，惟泣谢阍者，不能作他语也。既而叹曰：“卜所为如此，卜将必败。吾今幸得生，若免货而贪禄，终必罹其祸。”遂潜归不复出仕。曾书此事于家谱，告子孙曰：“卜后虽败，愿吾之子孙，他日无忘卜也。”以此观之，卜于当曰法而乱政，诚可骇叹。而清之积弱以迄午亡，实自乾隆间隐拨其根本矣。

武进李申耆先生兆洛，为清通儒，其所著书，海内至今传诵之。然闻其为吏之才，亦可以过人者。世多嗤书生不解治吏事，岂定论耶？观于先生，亦可以执言者之口矣。先生既入翰林，乃散馆以知县用，官安徽之凤台县。凤台旧称难治，其地贫瘠而俗悍，以故民多习为盗，横刀拍掌，出入于淮泗间。豪杰者则乡居而攘其利，官吏捕之，急即走匿其家，事稍解，则又聚合无赖，杀人越货。官其地者，往往以捕盗不力得罪去。先生既至县，于民之良懦者抚辑之，治已大行。乃时策骑挟健役周视乡墟，以田稼廉之，豪杰有不法者，至其家缚其魁以去；审其有才能者，则贷其罚，署为县役，责以捕贼，于是凤台之盗曰戢。当是时，百文敏公敏龄，督两江，治盗极严。会议征有巨绅家被盗，且戕其全家以逸。文敏震怒，檄下所属，一月不得盗，皆劾罢之。缇骑四出，而盗杳然。各州县尽焉，以为大忧，知盗不能获，必褫职也。先生阴侦知盗为蒙城人，既劫仪征某绅，实伏匿于凤台境，又知翼蔽此盗为巨猾。若名捕或计诱之，必不得。乃夜密招前所抚用之健役，置酒于署中内室，而命之饮酒数行，先生曰：“吾不曰去官矣，今置酒与若辈别耳。”群役惊相顾，有泣下者。先生复徐曰：“仪征之盗案，若曹所知也，一月不获，则吾必同被劾。然盗匿吾境，吾夙知之，他人亦有知者。吾去官，继来者或得盗，则吾获罪尤重矣。吾本欲遣若曹缚此盗，虑有不能，则不如吾一人任其咎。”语竟，群役进曰：“公好官也，甘自得罪去官，不以难事属役辈，公好官也。役辈之有今日，惟公生之，今请以死相报。请公收役妻子下于狱，而以捕盗事责役。如往三日不归，则役死矣。役辈妻子惟公相哀。”先生慨叹亦泣下，拊其背，许而遣之。盗所匿巨猾家，去县城四十余里，役辈乃以夜往。至时巨猾方宴盗庭中，燃巨烛如椽大，酣呼之声达户外。役突入至其庭曰：“故人别来相念否？今

敢为不速之客。”巨猾睨役辈而笑曰：“君辈久已在官中，此来岂以仪征一案耶？”役乃言先生以此案将去官，且告其妻子已下狱事。巨猾指上座一客曰：“此即某也，君以李公命来，吾不忍相负，否则君不还矣。至某之诣狱与否，君自商之盗。”某大声曰：“去，去，我从汝行。李公固好官，虽罪我当也。我岂忍以自全躯命，累李公及汝辈？”遂相将入城，巨猾送至半道而返。先生知役去必得盗，预置槛车，并集壮丁百余人以待。及役偕盗至，即略诘狱情，盗亦直供不讳，即槛送蒙城而亲督其行。凤台距蒙城八十里，中有巨镇，为凤蒙二县交界地，亦往来所必经之要道也。先生至镇，命舁槛车入旅店，而自踞坐胡床于店门外。时镇中闻获巨盗，来观者环集如堵墙，先生笑谓众曰：“此盗躯干如何伟大，武技如何高强，且通妖术，非我不能捕而治之。”口称指画，如演故事。久之先生复顾众曰：“我今立此大功绩，不日将擢职，来观者应为我贺。”遂命酒自引巨觥，且以饮来观者。逾数时，先生始登舆去。方先生初发凤台时，知巨猾已约期于此镇来劫盗。既至镇，即踞坐店外，与观者语刺刺不休，而潜使壮丁，在店中饱食后，即随槛车破将墙，先行疾驰至蒙城。故先生行时，巨猾率徒党尾追于后，然已后槛车十余里矣。追劫既不得，始散去。先生既械盗入蒙城狱，一曰夜具狱词以上，云：“仪征盗已获，今由凤台解蒙城，不日可归案。”文敏得牒方大喜。明日，又得蒙城县文书，则解盗至中途，终以宵遁。文敏亦无如之何，但治失盗者以逸犯之罪而已。然先生捕盗以术，以智，此岂寻常官吏所能及耶？闻先生貌奇陋，短身朋腹，深目勾鼻，面黑而痘痂累累，于辅类如貌，其像亦异人也。

清咸同间，金田之乱，海内扰攘，被兵之行省十有二三郡县则六百余城。吾浙凡再陷，故烽刃之祸，不下于金陵与武昌也。然其时以弹丸之地，集乌合之氓，当数十万方张之寇，苦守力拒者十阅月，则有诸暨之包村。吾少时闻乡人道包村事，辄杂以荒唐怪异之说，初不遽信。嗣念神仙荒唐之言，一人创之，百人和之，狐惑而蚁附，多由于人主之者，大率为不逞之徒。若包村则异是况。包村之陷，死者十余万人，老稚男女，无一屈辱者，则里乘之壮烈，不可不纪也。因述所闻，证诸载记，以实吾《谈录》。诸暨县城之东北七十里，有村落，居者多包氏，故以包村称焉。枫溪带其前，白塔湖环于后，林深箐密。且以离城远，其地遂为乡僻之区。包立生，农家子也，即生于是村。性愚戆，多笑而寡言，身颀，眉若剑上横，目深而秀。初不知书，惟健力而善走。治田之暇，时投耒立陇畔，若有所思。人视之无他异，群称之为呆，立生亦不愠。时年甫廿余，若将老于农者。至咸丰十年庚申，乡里忽哗然呼之为神仙，郡中及旁县亦多知之，道路相传，咸以为口实。盖始于是年六月，立生自谓有遇仙之异也。明年为辛酉九月，暨陷，当时郡县陷于贼必迫索，城乡之人聚金帛

以进曰进贡。若疑其人，将致之于死，则目之为妖。故包村之人，闻县城既陷，亦循其例，作进贡以冀免贼之来扰。然进贡必以人致词，村中遴得二人，复强立生与俱往。贼一见立生，即曰此妖也，当杀之。立生坦然无惧色，贼亦卒不杀立生。既而得间归，同行者问立生入险何不惧？立生曰：“若辈何足言？吾且搏取之，何惧为？”村人素惊其为神仙，闻言益相惊异。且恐贼乘隙来侵掠，乃练民团，以立生主之。立生慷慨誓死曰：“吾属而为虏，宁以一战出死而入生。”村人信其言，怯者皆勇，故贼来犯，屡战皆却之。每战时，立生白衣冠显惑出，当者无不披靡，然其料敌颇慎密。其语人，则杂神怪之说，尝云遇仙时，曾得异香，焚此可知贼中之虚实。且有神阴为助，故贼至村外或围村，立生常怡然曰：“天香未发非战时也。”久之曰：“可矣。”村人亦仿佛闻空中有异香，遂出战，战必大捷。贼中乃谣传包神仙有异术，能飞竹兵断头，人相戒不许言包字。以是贼殒于包村者，不可悉数。然合一村任战者，不过三千余人，实赖立生指挥之。其军中旗分红、青、黄、白、皂五色，色为一队，进退有节制，虽素知兵者，每见其临阵不乱，从容整暇，多叹为不可及。远近闻其捍贼有方略，争挈家以依之，包村之名，乃益震。至壬戌之夏，贼集精锐，誓必破包村，至七月初一日，贼以隧道攻村。村遂破，死者十余万人。立生突围出，至马面山受弹死，年仅二十五岁也。人有言立生以尸解，或谓兵败遂逸去，皆不足信，盖以立生曾言遇仙故附会而成此说耳。立生被难后，吾里人倪杰上其状，以义士相许。村未破时，余姚朱兰曾腾书于朝，言其可用。其陈述必有可采，惜今无从得之。毛对《山墨余录》，纪立生事，云其友人得闻于立生之表弟冯仰山，冯盖曾奉吴晓帆兵备牒，亲至包村招立生者，其语固有可信，然好作荒诞支离之语，亦如吾乡人之谓为包神仙也。惟所纪，当贼欲由温台进窥福建，患包牵制，愿以绍兴府城与之，请其不助官军，或言若得府城足资守御，劝包姑相许，包笑曰：“此诱我也，无论江浙俱陷，孤城难守。且入城则如困囹圄，粮饷易绝，扼吭之势，恐无一人可逃也。”拒不纳。是立生沈几观变，诚有过人者。并撮录之，以信其事。

吾友玉尺生，于癸卯游曰本，居半年，所见闻多可纪。若其争闽省物产不应列入博览会之台湾馆，人多能言之。一曰搜其篋，得纪事短笺，诘其出谁何之手？生不能应，其讳之耶？今仍隐其姓名，录之纪事。曰：吾国甲午败于曰，留学之议遂起，且以崛起之曰本地较近于欧西，而费钱为廉，故争趋之，极盛时多至万人。乃设官以为监督，其职务以稽察留学生耳。学生多少年，初亦畏惮之，自武功孙以无行败留学生，视监督如无物矣。武功孙者，其远祖在唐，以诗名，后遂占籍于浙，故于钱塘多姻娅。武之姑，适荀氏，以少贫遂依荀氏，荀氏翼而长之，后遂同至曰。其得监督也，荀氏之力焉。荀氏居曰，亦时

时因事归国，以有德于武故，以家政委之。武乃乘间惑荀氏之妾梅，其事秘，人初未之觉。后荀氏有西伯利亚之游，置酒别所亲，武与焉。酒方半，梅盛妆而出，踞席致词曰：“梅罪重，梅不能从君行，今愿择所事。”座客皆愕然，荀独从容曰：“若意当谁属？”语竟目座客。梅曰：“吾愿事武君。”荀曰：“美事吾为若成之。”武随膝席为谢，受之，若固有者。酒罢，命车并载归。明日荀行，其事稍传于外。夫梅虽为荀姬，侍时尚从学于曰校，于是国人之居于曰者，咸疾武之无行，哗曰：“梅，学生也，武功孙为学生之监督，今若是，后将何以为训？”诸生之好事者，群欲发其覆以为快。某日夜大雨，诸生与武偕梅居，直造其家，迫武出见，汹汹然面斥其罪。武且曰：“此家事，梅之归我，荀所贻也，与公等何涉？”其时诸生中有袖剪以往者，隐约露襟角，光霍霍射灯烛。武疑诸生操刃以杀己也，复逊辞以谢。然其生不之恤，厉声曰：“子之罪，子自问，将何贷？”武遂伏地不敢仰视。某生又曰：“子之罪，擢发不足纪，今断子发以示警。”语未毕，武反顾，而种种者已随剪堕矣。诸生既散去，而曰之警吏入武室，盖闻悲呼喧哄之声而至也。武不言己事，且泣且诉，但言诸生辱我而已。警吏微哂曰：“辮发本累君，去之良便，子何哀为？”不顾而出。次日之夕，有断发之中国人潜附海舶行，则武归国矣。武之发辮，乃悬垂于留学生会馆之梁楔，若为诸生是役所获之战胜品。嗣曰本外部闻此事，坚欲究诘诸生发难之主名者。久之，事亦寝。某某曰：“荀氏之举，丈夫也；梅之言，所谓恋爱自由也。惜乎武之泣诸生之篡，初终相违矣。”

吾又闻于友人，我国人之居外者，外人多轻之。然实由我国人行多不检，启外人之慢侮，驯至今日，积重难返矣。最可矜者，莫如某公使之一事。某公使亦驻曰本，其未至曰也，闻人谈曰妓之美，心艳之。及奉使命下，某欣然曰：“吾所愿今遂矣。”至曰后，一递国书，即夜附火车走横滨，易姓名，密赴妓宿焉。明日迫晓行，遗其所佩金時計于妓所，惧人摘其隐焉，秘不敢言。午后，闻者导一警吏持裹入，云必面某公使。既接见，授以裹即出。某公使发而视之，即某在妓所遗失之金時計也。盖曰本警例严，虽妓所客有遗物，必以白警吏，根索所主归。又凡它国人入其境，须为防卫者，则以其人之肖像，遍发于警吏，使辨其人。故某公使虽甫至，而警吏已暗识之。自此某公使不敢作狎邪游，然曰人至今，犹腾笑也。吾忆袁盎舍人，有盗盎之侍儿者，盎不问，且资其行。此与荀氏之待遇武功孙颇相类。若某公使则如陶之于秦弱兰矣。

吾又闻清代有某君奉使之欧洲，性极吝，故乘海舶时，与从行者均居下等舱。嗣因友人相规曰：“国使威严，不可辱。”己乃独喜上等。顾舟中均欧人，无一能操华语者，某君既不与译员偕，则终日木然而已，向舟人咸不相礼

，久之亦怏怏。一曰忽有西女装甚丽，就而与语，虽学操华音，不甚明了，某君为之大喜。盖某君颇闻西俗社交重女子，今复眩于色，遂订交，如形影焉。已而船抵某埠，女将登岸，突同船人挟一簿记至某君许云：“女妓既相处若干日，应偿以资。”某始愕然，急召译员与船人及妓密商，终畀以巨金始去。后闻妓之来，实译员恚某君之悭吝，特指使船人教为欺诈。既得金，则三人朋分之。然某君懵然不觉，继且感译员之能，脱己于厄也。此事与前事虽略异，其荡行辱国则同，用牵连书之。